



世界经典名著

劳伦斯短篇小说选

(上)

〔英〕劳伦斯 著

英文明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菊香	员
肉中刺	圆
尘世的烦忧	缘
参孙和大利拉	愿
你抚摸了我	员
吉米和绝望的女人	缘
日光浴	员
最后的笑声	愿

菊 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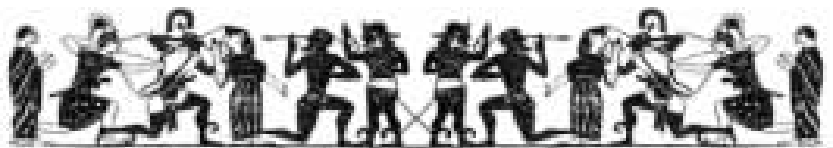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

当四号小机车自南向北驶来的时候，车上的七节车厢里装满了货物，机车到了拐弯处，往往发出巨大的吼声。荆豆丛中一匹马驹子被惊得跑出来，然而小火车的速度竟比不上小马的慢跑；而荆豆还在午后阴冷的空气中轻微地颤动。一个女人沿着铁路往安德尔伍德的方向走去，此刻便退到路边树篱中，将篮子挎在身边，注视着进行中的机车的平台。敞篷货车厢发出沉重的碰撞声，仍不慌不忙地一节一节过去。她就这么被困在颠簸摇晃的黑色的车厢和树篱之间，显得那么微不足道。接着车厢划着弧线拐向一片矮林，树林中枯黄的橡树叶悄然飘落，正在路边啄食猩红色野蔷薇果实的小鸟儿连忙逃遁，飞进薄暮之中。这时暮色也已潜进了灌木林。野外显得暗淡、凄凉。在通向那令人遐想、芦苇丛生的矿坑的一片沼泽般的地上，找食的鸡已经离开了桤木丛中的小路，回到涂有柏油的窝棚里栖息去了。矿区进口的火苗正一个劲地往上窜。再远处伫立着尖锥形的烟囱以及布林斯利煤矿粗大笨重、黑乎乎的头架。两只轮子朝上飞转着迫近天空，卷扬机尖声吐出了阵阵痉挛。矿工们开始出工了。

当机车将要驶进煤矿附近的站台时，一排排货车早已在那里等候了多时。

矿工们四散归家，有的独自一人，有的三五成群。矿区专用岔道轨的肋形地区边缘坐落着一座低矮的屋子，位于煤

— 员 —



渣道的三级台阶之下。一条干瘦的粗藤紧紧附在房子上，好像要把瓦屋顶抓下来似的。园子里有一些枝桠繁密的苹果树、冬季凋零的树木以及参差不齐的卷心菜。路旁粉红的菊花杂乱丛生，好象挂在灌木上的粉红布料。一个妇人弯腰自园子中间的毡棚里钻出来，关上鸡棚的门，又上了锁，掸了掸白围裙，接着挺直身子。

这是一个相貌出众的女人，瘦高的身材，亮的头发自然分开，面容娇媚但没有一点笑容。她从容地站了一会儿，望着矿工们沿铁轨走过，接着她转向溪流的方向。她表情沉静，嘴巴紧闭，一副梦幻破灭的模样。停了一会儿，她喊道：

“约翰！”没有回答。她等了一会儿又一字一句地喊道：

“你在哪里？”

“在这儿！”灌木丛中传出来一个小孩不高兴的嗓音。女人锐利的目光穿过薄暮看过去。

“你在溪边吗？”她十分严厉地问。

小孩出现在灌木枝条前而没有水声，算是回答。他虽然只有缘岁，但看上去结实而倔强。他安静地挑战似地站着。

“哦！”母亲缓和下来说，“我还以为你在溪边玩——你还记着我的话——”

小孩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走吧！你外公的火车快要开回来了！”

小孩慢慢走着，憋着一肚子气，一声不响。他穿着裤子和马甲，布料又厚又硬，压根不适宜做这么小号的服装，显然是从成人的衣服改制的。

母子俩慢慢朝那房舍走去。男孩一边走，一边不停用手



扯着菊花，把碎瓣一把把丢在路上。

“这样会让人觉得没有教养，”他母亲说。男孩就停下来了。母亲却忽然动了怜悯之心，折下一支开着三四朵苍白色菊花的花枝，贴在脸上。进院子时母亲迟疑了一下，没将花儿丢掉，而是插在围裙带上。母子二人站在三级台阶下面，目光透过密集的铁道，看着矿工们回家。小火车的滚滚车轮渐渐近了。突然间，机车越过房子，在大门对面停下来了。

一个留着黄胡子的小个子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了头。

“有茶喝吗？”他恳切地问。

这是她父亲。女人一面答应去冲麦芽汁，一边走入屋去。她马上又走了出来。

“周日我没来看你。”灰白胡子的矮个男人讲。

“我想到你也不会来。”女儿答道。

司机一愣，接着又用那种欢快活泼的声音说：

“哦，你知道了地怎样？”

“我感觉太快了。”她回答。

对于这一简短的责问，矮个男人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又用冷冰冰的口气分辩道：

“好啦，让男人怎么办？坐在自个儿家里却似个生人一样，我这把年纪的人不该过这种生活。我既然要再结婚，早晚都一样——这与别人有何相干呢？”

女人没回答，转身走入屋里。司机室里的男人自信地站着，直至她拿着一杯茶，托着个装了块黄油面包的盘子走了出来。她走上台阶，站在嘶嘶作响的火车平台一旁。

“吃的就不用拿了，”她父亲讲道，“至于茶嘛——”他赏识地呷了一口，“不错，很好。”呷了一会儿，他又说，



“听说乌赖克又在酗酒了。”

“他一直都是这样？”女人心酸地说道。

“听说他在‘纳尔逊大人’酒馆里说大话，说走之前要先花完那、那半个英镑。”

“何时？”女人问。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明白这是真的。”

“很可能，”她伤感地笑着说，“他只给了我一个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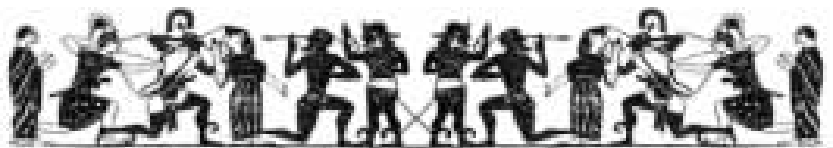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哎，一个男子不用钱干别的，只是做些胡作非为的事，倒也不错！”灰白胡子的男人说。女人转过头去。父亲吞下最后一口茶，把杯子递回给她。

“啊，”他叹了口气，抹抹嘴巴，“真是副镇定剂，确实。”

他回到驾驶室，重新操动控制杆，火车又一次启动了。女人越过铁轨看过去。黑暗已笼罩了铁路和敞口车厢的周围，群群灰暗的矿工依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卷扬机急急跳动着，不时短暂地停一下。伊丽莎白·贝茨看了看这沉闷的人群，接着走进屋里。丈夫还没回来。

狭小的厨房让火光映照着，堆起的火红炭块照亮了烟囱口。房间里的所有生机好像源于温暖亮堂的壁炉以及映出红色火光的钢制火炉围栏。桌布已铺好了，准备喝茶。茶具在阴暗中闪着微光。在后边楼梯突入房间的地方，男孩坐着用小刀狠劲削一块白木。他差点融入了黑暗中。四点半了，他们只等候父亲回来就喝茶。母亲望着儿子闷闷不乐地和木头作对，从儿子的沉默和固执中仿佛看到了自己；而儿子除了自己，对别人一概不闻不问，又是他父亲的缩影。她的脑子好像被丈夫占领了。他或许已跑过了自己的家，溜过了自家

— 源 —



的门口，回来之前要去喝几杯，而他的晚餐却在等待中被糟蹋、被浪费了。她看了看表，然后去院子里滤土豆水。溪水那边的花园和田野都已被捉摸不定的黑暗吞噬了。她手拿平底锅站立起来时，滤出的水冒着的腾腾热气散入了身后的茫茫夜色中。此刻她看见路轨和田野对过的公路沿线已亮起了昏黄的路灯，一直延伸至山坡上。

随后她又望着成群结队回家去的男人们，人群慢慢稀落下来。

室内火苗沉下去了，屋子一片暗红色。女人把平底锅放在炉旁的铁架上，把一个面糊布丁放在炉口附近。接着她一动不动地站着。不一会儿，令人兴奋地传来了年轻人紧急的脚步声，有人在门边停了一刻，之后走入一个小女孩，开始脱下户外穿的衣服。她戴着帽子，眼睛上方一头浓密的卷发正从金黄变为棕黄。

母亲责怪她放学回来晚了，并且说在天色昏暗的冬日她应该呆在家里。

“咳，妈妈，天一点儿也不暗。路灯还没亮，爸爸也还没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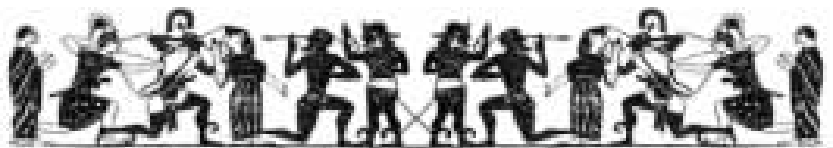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是，他是没回来。可是已经四点四十五分了！你看到他的人影没有？”

孩子一下严肃起来。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母亲。

“没有，妈妈，我根本没见到他。怎么？他下班直接又去了老布林斯利？他没去，妈妈，因为我根本没见过他。”

“他会留意的，”母亲苦涩地说，“他会小心不使你瞧见他。可是你可以相信，他正坐在‘威尔士亲王’酒馆里。要

— 缘 —



不然他不会如此晚不回的。”

女孩可怜巴巴地看着母亲。

“我们喝茶吧，妈妈，好不好？”她讲。

母亲叫约翰上饭桌。她又一次打开门，越过黑糊糊的路轨向外看。四下里阒无一人，连卷扬机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或许，”她自言自语地讲，“他留下凿矿了。”

他们坐下喝茶。约翰坐在饭桌靠门的那边，隐在黑暗中差点儿看不见了。他们互相看不清对方的脸。女孩紧依壁炉的围栏蹲着，慢慢于火前移动着一块厚面包。男孩的脸在黑暗里成了一片淡影。他坐着看她，看她在红色的火光里给照得变了形。

“我感到火里头真好看，”女孩说。

“是吗？”母亲问，“为何？”

“火这么红，火里四处是小黑洞——感觉好舒服的，还能闻见它的味道。”

“立即要修火炉了，”她母亲答道，“那时你父亲回来后会吵吵闹闹，抱怨一个男人满身臭汗地由矿里回来总是连个火苗也没有。——酒馆总是那么温和。”

一片沉寂之后男孩埋怨道，“快点，我们的安妮。”

“好了，我正在烤嘛！我又不会叫火烤慢点，对不对？”

“她一直是唠唠叨叨，好烤慢点！”男孩喃喃道。

“别瞎想，孩子。”母亲回答。

很快整个屋子里只听得见黑暗里清掂的咬嚼声。母亲吃得很少。她下决心似地喝干了茶，坐着陷入了沉思。站立起身时她毫不犹疑地挺起头，这证明她非常生气。她看了一眼围栏里的布丁，发了一通脾气：

— 远 —



“男人晚餐都不回家吃，真丢人！哪怕它烧成灰我也不在乎。走过自己的家门，他去上酒馆，我却傻坐在这里等他吃晚饭。”

当她将煤一块块丢在红色的火苗上时，黑暗投射在墙上，直到房间差点一片漆黑。她走了出去。

“我看不见，”隐设在黑暗里的约翰嘟囔说。母亲不由自主地笑了。

“你不会将面包塞进鼻子里的。”她说。她将簸箕放在门外。当她如同阴影一样进来时，男孩又闷闷不乐地埋怨道：

“我瞧不见。”

“见鬼！”母亲生气了。“稍微有点黑，你就和你父亲一个德性！”

但是她还是由壁炉台上的一捆纸捻中抽出了一条，开始点灯。灯就挂在屋子正中的天花板上。她朝上伸手点灯时，可以看得出她怀孕了，身子变得又圆又粗。

“噢，妈妈——！”女孩喊了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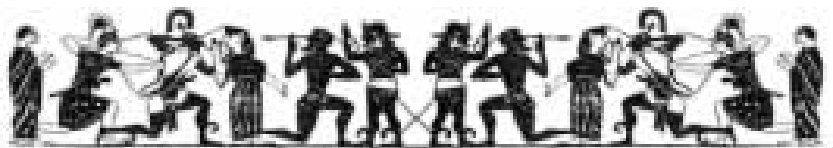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怎么啦？”女人问。她正要把玻璃罩罩住灯火，此刻就停下了，她一只胳膊上举，扭过身来面对女儿。铜反光罩把光线反射到她身上。

“你的围裙上别着花！”女孩说，对这不同寻常的事欣喜若狂。

“我的上帝哪！”女人叫道，松了一口气，“别人还认为房子着火了呢！”她将玻璃罩罩好，并没有马上把灯芯拧大，而是等了一会儿。一个苍白的影子在地板上浮动。

“让我闻一闻！”女孩讲，还是那玫高兴。她走上前，把脸贴近妈妈的腰。

— 苑 —



“走开，傻瓜！”母亲说着把灯扭大了。灯光照出了她们的焦急不安，使妇人感到难以忍受。女儿安妮仍然弯身贴着她的腰。咕人烦躁地将花儿从围裙带上扯了下来。

“噢，妈妈，别摘下来！”安妮叫着抓住母亲的手，想将小花枝再别回去。

“胡闹！”母亲抽身走开。小孩将苍白的菊花放在嘴边，喃喃地说：

“好香啊！”

母亲短声地笑了一声。

“不，”她说，“我可不觉得。我和他结婚时是菊花，你出生时是菊花，他首次喝得醉醺醺被送回来时，扣眼里也插着棕黄的菊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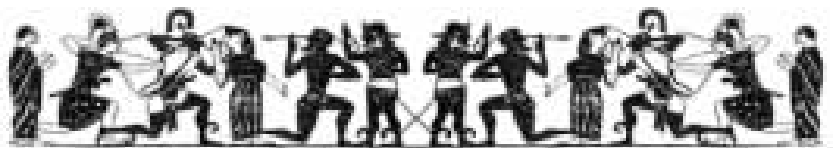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她望着两个孩子。他们的眼睛和张开的嘴巴满是惊奇。母亲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前后摇了一会儿，然后看看表。

“五点四十！”她努力扮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声音里仍带着痛苦，“哼，目前别人不送，他就不会回来了。他会一直呆在那儿！可他不用满身矿灰地滚进来，我不会为他洗澡的！他可以躺在地板上——哎，我以前真是傻瓜！我真傻！我到这里来，到这个肮脏的小窝里来，到这个鼠窝破窝里来，就是为了看着他溜过自己的家门！上周是两次——如今他开始——”

她不说了，站起来拾掇饭桌。

两个孩子努力抑制住，专心地玩着。他们心里头东想西想，既害怕母亲的盛怒，又害怕父亲的归来。贝茨夫人坐在安乐椅里，用米色的法兰绒厚布做一件男式背心。每当她用手扯下灰布边时，法兰绒就会发出沉闷的声响。她卖力地做

— 愿 —



着，听着两个孩子玩耍。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她的怒气逐渐消除了，暂时歇息下来，只是不时地张开眼冷静地看一看，竖起耳朵来听一听。有时就连她的愤怒也退缩消失了，她就停下活，听着外面枕木上砰砰的脚步声。她会猛然仰起头来叫孩子们安静，可过了一会儿她又会恢复常态。脚步声路过了大门，孩子们的玩耍没有被中止。

可是，最后安妮叹了口气，坚持不住了。她看一眼自己那一货车的鞋，对这个游戏感到很讨厌。她扭身哀痛地面向母亲。

“妈妈！”——可她说不出来。

约翰像只青蛙似的由沙发底下爬出来。母亲抬起头来。

“喏，”她说，“瞧瞧你的袖子！”

男孩扯着袖子望了望，什么也没说。此刻路轨上有人在用嘶哑的声音喊叫，房间里的空气再次凝固了，直到外面两个人一面聊着一面走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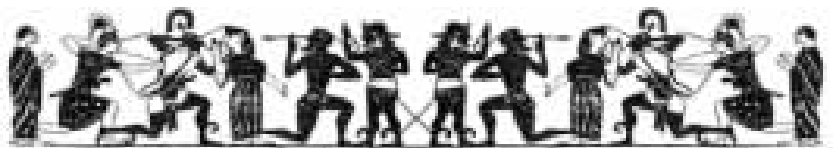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应该睡了。”母亲说。

“爸爸还没有回来。”安妮伤心地哭着。母亲则勇气十足。

“别怕。他们一定会送他回来的，像根木头一样送回来。”她的意思是他们肯定不会吵架。“他可以在地板上一直睡到醒。我清楚这样大醉过后第二天他就不会去上班！”

母亲用一块法兰绒给两个孩子擦了擦手和脸。他们很宁静。穿上睡衣以后，他们念了祷词，男孩是咕噜着念的。母亲低头看他们，看女孩脖子上缠结的丝一般稠密的棕发，望男孩小小的黑脑袋。她对孩子父亲的满腔怒火，他给他们三人带来这样痛苦。孩子们将脸埋在妈妈的裙子里寻求慰藉。

— 怨 —



贝茨夫人下楼时，房间里空荡荡的，使人感到陌生，又充满了紧张的等待。她拿起针线活，头也不抬地干了一会儿。同时，她的愤怒又参杂上了一丝不安。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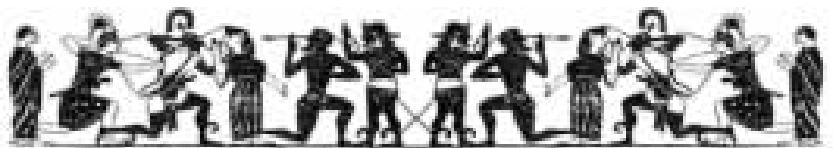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时钟敲响了八点。她忽然站起来，把针线活丢在椅子上，走过去打开了楼梯脚的那扇门，侧身听了听。接着走出去，从身后将门锁上。

有什么东西在院子里打成一团。她明白那是猖狂的老鼠，可还是吃了一惊。夜已很深了，在路轨的尽头站台里停泊着许多敞口货车，但并无一丝亮光，只看见后边的矿顶上有几盏昏黄的电灯，她也望见黑夜中矿井口上熊熊燃烧的一片火红色。她顺着铁路边缘匆匆朝前走，穿过汇集的路轨，来到白色大门旁的栅栏，打那儿走上了公路。这时，驱使她出来的不安情绪消弱了。人们朝新布林斯利走去，她看见房屋里的灯光。再向前二十码，“威尔士亲王”酒吧的窗户宽敞温暖而又明亮，男人们的说笑声清晰可闻。她真是傻透了，居然会想到他出事了！他只不过在“威尔士亲王”酒馆里喝酒。她迟疑了。她还从来没有来叫过他，她也绝不会去寻他。因此，她茫然地站立了一会，又朝着零零落落的一长排房子继续向前走。她走入了房舍间的一条通道。

“找里格利先生？——是在这里！你要找他？不，他这会儿不在。”

瘦骨嶙峋的妇人从黑暗的碗碟储藏室探出身来望着对方，厨房窗帘里露出一线微光映在对方身上。

“是贝茨夫人吗？”她尊敬地问。



“是的。我想知道你丈夫在不在。我丈夫还没回去。”

“他还没回去！哦，杰克回来吃过晚饭后又走了。他睡前刚出去了半个钟头。你去过‘威尔士亲王’吗？”

“没去——”

“是啊，你不愿去——！女人去那儿不大体面。”那瘦女人对丈夫很宽容。一阵难堪的沉默后，她又说：“杰克一直没提过——没提过你丈夫的事。”

“是吧！——我想他一定呆在那儿！”

伊丽莎白·贝茨随口答道，语调里含着苦涩。她明白院子那边的女人正站在门口偷听，然而她并不在意。她扭身要走时，里格利夫人叫道：

“等一下！我这就去问杰克，看他知不知道。”

“哦，不用了——我不想使——！”

“不，只要你进来照看孩子们不要下楼来烧到了他们自己，我很快就去。”

伊丽莎白·贝茨低声推托了一下，就进去了。瘦女人因房里乱糟糟的而表示歉意。

的确应该为厨房感到抱歉。沙发上、地板上全是小件的上衣、裤子以及小孩的衬衣，四处乱丢着玩具，饭桌的黑色防水台布上放着面包、蛋糕、干面包片、液体食物，另外还有一壶冷茶。

“嗯，我家也一样乱，”伊丽莎白·贝茨不瞧屋里，只望着女主人说。里格利夫人披上围巾，匆忙走出家门，回头说道：

“我立刻就回来。”

贝茨夫人坐着，略带不满地注视凌乱不堪的房间。接



着，她开始数散落在地板上的不同尺码的鞋子，总共有十二只。她望着这堆杂物，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讲：“难怪！”这时院子里传来两个人刷刷的脚步声，里格利伉俪回来了。伊丽莎白·贝茨站立起来。里格利骨骼大，身材也大，头显得非常瘦。他太阳穴上有块青疤，这是在矿井里受的伤，煤尘留在伤口里如同纹身一般洗不掉。

“他还没回家？”男人还没打招呼就开口问道，语气里却带着尊敬和同情。“我不清楚他在哪儿——他不在那儿！”——他扭头暗示“威尔士亲王”酒馆。

“他没准去了‘紫杉树’。”里格利夫人说。

又是片刻沉默。里格利明显有什么心事要叙说。

“我走时他还在完成定额，”他开始讲道，“下班的汽笛响了差不多十分钟以后我们才走。我叫他：‘乌赖克，你走不走？’他说：‘你们先走，我再过半分钟就走。’我们，我和鲍尔斯，就来到矿底，觉得他就在后边，在最后一班人中出来——”

他惶惑不安地站着，好像在回答抛弃同伴的责备。伊丽莎白如今又确信灾难临头了，赶忙安慰他说：

“我想就像你们所说，他去了‘紫杉树’。这又不是第一次了。我刚才是急得发烧了。他们准会送他回去的。”

“啊，太糟糕了！”瘦女人哀叹道。

“我去迪克那儿瞧瞧他在不在。”里格利建议说。他既不愿显得惊慌，也不想随意行事。

“哦，我不想这样麻烦你。”伊丽莎白·贝茨强调着讲，可是他清楚她乐意接受这一建议。

当他们跌跌撞撞走到门口时，伊丽莎白·贝茨听到里格



利的妻子跑过院子打开了邻居的门。此刻，她突然觉得浑身的血液好像从心口涌走了。

“注意！”里格利对她说，“我说过许多次要填平门口的小坑，肯定有人要在这里摔断腿的。”

她又恢复了正常，又同那矿工一块疾步往前走。

“家里没人，我不愿把孩子们单个撒在床上。”她说。

“是呀，别那样，”他礼貌地说。他们不久到了她家小屋的门口。

“好了，我不会太久的。如今别心烦了，他会没事的。”工友说。

“十分感谢你，里格利先生。”她说道。

“别客气。”他结结巴巴地说着离开了。“我不会太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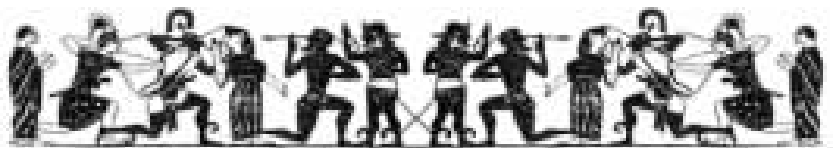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屋子里静悄悄的。伊丽莎白·贝茨卸下帽子和围巾，将小地毯卷起来。卷好后，她坐了下来。九点过几分了。矿井上卷扬机的飞速旋转声以及绳子下滑时制动器刺耳的吱吱声令她大吃一惊，她再一次痛苦地感到了全身血液在向外奔涌。她把手放在身边大声喊：“上帝呀！——这只不过是九点钟的警士下矿巡视罢了。”她责怪自己。

她安静地坐着，侧耳倾听。这样又过了半小时，她感到疲惫不堪。

“我自己紧张什么？”她自怜地自语道，“我这样只会伤害自己。”

她又拿出了针线活。

九点四十五分时又响起了脚步声。只有一个人！她望着门被打开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走进来。她头上戴着无边



女帽，裹着黑色的羊毛围巾——那是他母亲。她六十上下，脸色苍白，蓝眼睛，满脸皱纹，神色哀伤。她关上门，烦躁地转向儿媳妇。

“哎，莉齐，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办哪！”她嚷道。

伊丽莎白仓促地向后退了退。

“怎么了，妈妈？”她问道。

老妇人自己坐在沙发上。

“不清楚，孩子，我也说不上来！”——她缓慢地摇了摇头。伊丽莎白又急又恼地坐着，两眼望着她。

“我不明白，”孩子的祖母深深叹了口气说，“我的烦恼真的没个尽头，没极点。我满以为我所经历的所有已经够了——！”她哭了，眼泪长流，也没擦眼睛。

“但是，妈妈，”伊丽莎白打断她的话，“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回事？”

祖母缓慢擦了擦眼睛，伊丽莎白直截了当的话语切断了她的泪源。她还是慢慢擦着眼睛。

“不幸的孩子！哎，你这可怜的人儿！”她哭着说，“我不清楚我们该怎么办，我不明白——你也没什么办法——出事了，出大事了！”

伊丽莎白急切等待着。

“他死了？”她问。她为自己这个不恰当的问题感到惭愧，脸稍微发热，她的心却在剧烈地震荡。老太太对她的话大感害怕，意识也差不多清醒过来。

“别如此说，伊丽莎白！我们只希望事情没这么糟；不，伊丽莎白，愿上天保佑我们免遭此难。我睡前正坐下来要喝杯水，杰克·里格利来了，他说：‘贝茨夫人，你必须下去一



趟。乌赖克出事了。你去伴她坐一会儿，等我们送他回去。’我一句话也没来得及问，他就离去了，我就戴上帽子直接过来了，莉齐，我自个想着：‘哎，那个不幸的倒霉的孩子，如果有人突然过来告诉她，不知她会如何呢。’我要你别难过，莉齐——这样对身子不好，你会明白的。多久了？六个月——还是已五个月，莉齐？哎！”——老妇人摇摇头——“时间过得可真快，真快！哎！”

莉齐却忙着考虑别的事了。假如他死了——她靠那点抚恤金能够生活吗？她能挣什么钱？——她飞快地盘算着。如果他受了伤——他们是不会送他住院的——侍候他该有多讨厌呀！——不过她或许能让他戒酒，让他摆脱种种可恶的生活方式。她会的——只要他病着。想到这情景，她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然而这引起的伤感是怎样一种慰藉啊？——她转而想两个孩子。不论如何，孩子绝对需要她，孩子完全就是她的职责。

“哎！”老妇人重复道：“似乎他交给我第一份工资还是一两个星期之前的事。哎——他真是个好孩子，伊丽莎白，以他自己的方式，他的确是。我不明白他怎么会变得这么难缠，实在不知道。在家里他可快活了，情绪很高。可是没错，他有时也有些难缠，是有些！我恳求主原谅他，使他重新做人。我祈求会这样，我祈求。你是见过他的难缠模样，伊丽莎白，那是确实的。可跟着我的时候他可真快活，我可以发誓是这样。我不清楚怎么会……”

老妇人继续大声地回忆着，声音单调而刺耳。伊丽莎白却专心一意思考自己的了，只是又听到卷扬机嚒嚒急转和刹车尖声作响时，她才大吃一惊。接着她听到卷扬机慢下来，

— 缘 —

